

论改革开放与人的全面发展

高惠珠

国家，作为社会大群体，它的强盛发达，是与该群体个人的发展水平紧密相联的。如果将振兴中华作为改革开放的宏观目标，那么，造就全面发展的个人就是其微观课题，改革开放能否造就又何以能造就人的全面发展，就成为人们思考的问题。搞清这一问题，将有利于提高人们坚持实行改革、开放的自觉性。本文即试图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学说，对二者间的联系及其成因，作一理论探讨。

一

马克思早在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指出现实的个人“实际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9页）由于“社会形式”是具体的、历史的和发展变化的，因此，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人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人没有固定不变的本质，人的本质是在社会历史实践中逐渐生成的。“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74页）纵观人类发展史，一个明显的事是，社会的每一次前进性质的改革，都引起社会一定程度的开放，而社会开放每推进一步，都或多或少地促进着人性的进步，社会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是人由片面向全面发展的过程。

所谓人的全面发展，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即是人能“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人同世界的任何一种人的关系——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思维、直观、感觉、愿望、活动、爱——总之，他的个体的一切器官，正象形式上直接是社会的器官的那些器官一样，通过自己的对象性关系……而占有对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2卷第123—124页）如是观之，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这是人类刚从动物界脱胎而来的时期，人被封闭于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连结起来的血族群体之中，共同从事着最低水平的、仅能维持生存的劳动，人的各种实践活动形式都作为从属的因素包含在物质生产之中，这种人与自然对象性关系的狭隘性和个人社会关系的贫乏性，使人们的社会生活带有动物的性质，人的社会意识如马克思所说还只是一种“纯粹畜群的意识”，人和动物“不同的地方只在于，他的意识代替了本能，或者说他的本能是被意识到了的本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6页）社会实践活动的这种狭隘性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人的内在本质的局限性。

以分工和私有制的出现为标志的社会变革，打破了初民们“浑然一体的原始完满性”，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社会分工的发展扩大了人们活动的领域，从而扩大了人际交往的范围，由此使闭锁的人际血缘性联系开放、发展为地域性，行业性联系，随着这一发展，人日益脱离“畜群意识”而具有人的意识，人满足自身生物需要的方式日益与动物不同，人的自然本性的人性化程度也日益提高，已发展出能审美的眼睛，有乐感的耳朵、善辨气味的鼻子、好美食的嘴巴，……等等。植根于私有制的这一变化产生了两方面的社会效应，一方面它通过促进人的多样化活动形式的发展而证明就人类整体而言的人的属性的全面性，另一方面，又剥夺了大多数个人实现这种全面发展的机会，因为旧式分工把“一定的特殊活动范围”强加给每一个人，使个人“变成片面的人，使他畸形发展，使他受到限制。”（《马恩全集》第3卷第514页）不过，这一由“原始的完满性”向“片面性”的回复，并不意味着人的活动方式和人性的退步，而实际是人的活动方式和人向全面发展迈进必经的具体历史形式。而且，就历史发展趋势而言，随着人类整体的人的属性趋向全面，也或多或少地带动、促进了人类个体由片面向全面的演进，继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之后，大机器生产的崛起改革了自给自足的传统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使社会分工及同一劳动过程的内部分工进一步广泛发展，使人的共同活动规模达到了全球水平：“旧的、靠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遥远的国家和地带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

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5页）这使人们继突破血缘性存在的狭隘性之后进而突破了地域性存在的狭隘性，实现了社会开放方面的第二次飞跃。结果使个人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使“隘狭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页）由此不但使人类整体的全面性得到了空前发展，也使人类个体的全面性较之前人有了长足的进步，从而为最终造就全面发展的新人奠定了基础。事实已表明，社会的改革、开放是造就人全面发展的重要历史根据之一。

二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影响人全面发展的众多因素中，人的社会实践、社会关系和人的能力是其主要的方面。

就社会实践而论，全面的社会实践是使人获得全面发展的基础。因为只有在全面的实践中，他个体的一切由于受到全面的外部刺激而被全面地调动起来，从而得到全面的锻炼、获得全面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研究工作的早期，便发现了：“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原理。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历来主张“人应当通过全面的实践活动获得全面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33页）。就社会关系而论，人是社会关系的产物。正如黑格尔所说：“凡一切实存的事物都存在于关系之中，而这种关系乃是每一实存的真正性质。”（《小逻辑》第28页商务1620年版）因此，在对德国古典哲学的革命改造中，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提出了“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这一著名论断。它正是对人性形成和发展的基础的科学的说明。不但人的本质决定于人所处的社会关系，人的发展也有赖于人的社会关系的发展。马克思把“直接同别人交往的活动”，看作为“对人的生命的一种占有方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2卷第125页）对人类整体说来，丰富社会关系将日益增长着人性的内涵的量，使其在广度与深度上不断获得提高，对人类个体而言，人际关系越丰富，个性与个性之间的接触、交流、碰撞越多样，就越能促进个性的充实与完善。这正如现代耗散结构理论所揭示的那样：耗散结构只要不断地与环境相互交流，不断地输入与输出，就能增加“负熵流”和“有序性”。对此，马克思曾写道：如果一个人从事着范围广阔的多样性活动和过着多方面的生活，“这样一个人的思维也象他的生活的任何其他方面一样具有全面的性质”；相反，一个活动范围狭小，生活内容贫乏的人的思维，“不可避免地就会成为和他本人以及他的生活一样地抽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95—297页）就人的社会能力而论，人的能力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外化。人全面发展最显著的表现，是人的能力的多样化和全面化。如果将人的能力分为体能与智能，体能的发展通过骨骼、肌肉的强健来体现，而人智能的发展，则集中表现在人的思维的创造能力及人对周围世界的审美能力与感受能力的发达上。思维的创造力与审美力、感受力，是最能表现人本质力量的能力。所谓思维的创造力，是指一种能以新的思维角度、程序和方法来处理各种情况、问题从而产生新成果的思维能力。它渗透于人的各种活动和各种思维形式之中，是一种能综合运用逻辑思维、形象思维、直觉思维的能力，马克思说，动物只能以种的尺度适应世界，而人能以美的规律改造世界。审美力是人与动物的又一个本质差别，也是人的本质力量的重要表现。人的审美力，既包括人以美的规律去改造世界，也包括人以美的尺度去感受世界。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的感受的多样性，以及享受文明的全部成果的能力是人的真正的财富。马克思曾激烈地批评那种把共产主义的理想，归结为把贫富拉平的原始意义上的平等的粗俗的理论，认为这种观点将导致对整个物质、精神文明的否定，导致“向贫穷的、没有需求的人——他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的非自然的单纯倒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2卷第118页）所以，人的审美力和感受力作为人心理、生理、情感、智慧发展水平的综合表现，也是人全面发展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很难设想一个视觉、听觉、嗅觉、触觉以及情感发展单一或迟钝的人，会是一个多才多艺全面发展的人。

上述三方面，作为关系人全面发展的主要方面，是彼此紧密相联的，是以人的活动为中心的同一历史

过程的三个不同的侧面，改革、开放作为人历史活动的一种必然趋势，必然也深刻影响着人的实践、人的关系、人的能力的发展，从而成为造就人全面发展的重要历史根据。

首先，改革开放使人的社会实践日趋全面。

由改革开放带来的最明显结果是，人的“交往”的发展。从哲学上可以把交往划分为物质交往、精神交往与信息交往。物质交往包括人类以生产工具为中介的与自然界的物质交换过程，也包括人与人之间特定的物质交换；精神交往则是不同个人与群体之间在文化、科学、观念、制度、模式等等之间的互动、互补、互渗；信息交往原先是通过物质交往与精神交往而进行的，现在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它已作为体现时代整体性、同步性的交往过程被独立出来，它对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起巨大的导向、反馈、优化的作用。在这三种交往中，物质交往是最为基本的交往。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人的活动时曾指出：“这种活动的基本形式当然是物质活动，它决定其他一切活动，如脑力活动、政治活动、宗教活动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78页）。

在改革、开放中，人的实践活动首先通过先进技术设备，生产工具的引进而获得全面发展。因为工具是人的活动的技术系统。任何一种工具的发明，都是人的创造性认识活动和改造活动的产物。在工具中，记录着一定时代人的动作方式、标刻着他们的创造能力、活动能力的发展水平。引进新的设备与工具，也就是拓展出一种人的新的活动方式，先进工具的使用可使人得以突破原有活动方式在种类等量上的片面性，它通过填补实践活动空白和优化实践活动质量而使活动本身获得发展。这一点，已为我国目前大量成功的设备引进经验所证实。

在改革开放中，人的实践活动也通过精神、文化交流而获得协调发展。工具和符号是人自己创造出来的活动手段，离开工具和符号，就不可能有人的活动，人也就不成其为人。雷兰克林把人定义为“制造工具的动物”，卡西尔把人定义为“符号动物”，可以说从不同侧面揭示了人的本质特征。在这些符号系统中所记录的人的精神生产的发展水平及其成果，一方面反映了特定社会的文化、知识、智慧状况，以及人们在科学、教育、文学、艺术、卫生、体育等方面所达到的素养和水平；另一方面反映了人们在理想、信念、觉悟、情操等方面的状况，它们是工具系统活动过程的内化与升华，反映着工具系统活动的社会特质与技术特质，反过来又对工具系统的活动发生着影响。特定的符号系统总是与特定的工具系统相适应的。一般说来，在符号系统中反映工具系统技术特质的那部分内容，诸如“公关”理论、“决策”理论、“管理”理论，对整个工具系统具有普遍性。在改革开放中，诸如此类的国际性交往，将通过促进工具系统及符号系统的协调发展，在质上提高着人实践活动的发展水平，由此与实践活动面的扩展一起，使实践获得日益全面的发展，从而为人的全面发展奠定基础。

其次，改革开放使人的社会关系日趋多样。

人的社会关系是人交往的产物。马克思说：“生产本身以个人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这种交往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页）因此，交往作为实践的前提和要素而与实践并存，这使得改革开放所造成的人实践活动的全面性必然同时也造就人社会关系的丰富性。

一般说来，当包含在实践内部的交往活动随着实践活动的发展而丰富多样时，人的社会关系也就在交往中日趋丰富与复杂。

最初的交往，是同一劳动过程内部的互助与合作，随着分工的产生，一方面出现了不同劳动过程之间的互相合作；另一方面，“分工的每一阶段还根据个人与劳动的材料、工具和产品的关系决定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页）即出现了所有别的各种不同形式。当这种由分工所导致的以所有制为核心的社会关系日趋发展出一个完整的社会关系系统——严格意义上的社会时，这一社会关系系统本身就变成需要加以调节、控制与改造了。从而成为人的实践活动的专门对象，成为独立的活动形式。这就是人们在上层建筑领域内的活动，包括政治活动、法律活动、宗教活动等等。循着这一过程，就从最初的人的自然关系（血缘关系）中，发展出了地缘关系、姻缘关系、业缘关系、财产关系、阶级关系以及各种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思想关系、宗教关系等多种多样的社会关系，最后演化成为一个庞大的社会关系系统。在此，每一种关系的产生与发展经实践的中介而与改革开放同步前进，正如马克思所说：“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页）正是这一社会关系系统，对人的发展产生着决定性的影响。这一系统的合理、

全面与协调，决定着人的发展的合理、全面与协调。

再次，改革开放使人的能力日趋提高。

一般说来，如果将思维的创造力和人的审美力、感受力作为最能反映人的本质力量的能力的话，那么，改革开放为激发人思维的创造力提供着最现实的动源。因为创造性总是与“问题”和“问题的解决”联系在一起的，而“问题”则是历史时代、社会发展和思维运动的必然产物。改革开放孕育了“问题”和“机遇”。当社会在改革开放中一步步突破了地方性、区域性发展的限制以后，社会的横向交往便发达起来，这一多方面的横向交往，使各种“关系”和各种“信息”日益增长，这一增长，又将开阔人的视野，开通人的思路，增强人的经验，提高人想象的能力。关系的多样化就意味着“问题”和“机遇”的萌生，而“问题”和“机遇”，正是激发人创造热情的直接动力。同时，改革开放也日益更新着人的思维模式。所谓思维模式，是指主体的思维结构，它在人认识世界、把握世界的过程中能动地潜移默化地发生着作用。不同的思维结构，决定着人们认识世界的广度与深度。从发生学的角度看，人的思维结构是主、客体在实践活动中双向建构的结晶。因此，从本质上说，思维结构水平和实践发展水平具有同构性。所以，由社会改革、开放所促进的人的实践活动的全面化和复杂化，也必然更新着人的思维模式。人思维的创造力将在上述两方面的交互作用中获得长足的进步。

改革开放也发展着人的审美力与感受力。迄今为止的人类史已证明，现代人的感受力、审美力要比原始人丰富灵敏得多，现代人五官感觉的形成与发达是历史的产物。正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历史长河，以行为发生所普遍遵循的“刺激——反应”规律，不断磨砺着人们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等等，使他们日益人性化，日益映现出人的社会特质。其中人群之间、人际之间、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互动互补，又使人的审美和感受力循着文明发展的“互渗律”、“从众律”和“趋高律”而获得提高。所谓“互渗律”是指各种文明在横向交往中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融合；“从众律”是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审美力、感受力、往往向大多数人的喜好这一端倾斜，为大多数人喜闻乐见的形式美，往往在发展中保持着持久的生命力；“趋高律”是指处于高低两种不同发展水平的文明在其交往中，人所特有的进取心，使高文明总被低文明所效法，低文明总向高文明趋同，这效法与趋同，甚至可以发生在征服者一端，因此，改革开放所带来的人们在宏观和微观水平上的广泛交往，必将有力地推进人们审美力、感受力的日渐增强。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在影响人性的完善，关系着人的全面发展的三个基本方面，改革开放都作为人全面发展的重要历史前提而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当然，人类真正达到全面发展的理想境界，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展、人获得高度自由的共产主义社会才会实现。因为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稳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8页）只有在那里，才能达到“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同上第40页）只有在那里，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才能获得彻底解放，使“这些感觉和特性无论在主体上还是在客体上都变成人的。眼睛变成了人的眼睛，正象眼睛的对象变成了社会的、人的、由人并为了人创造出来的对象一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2卷第124页）此时，“需要和享受失去了自己的利己主义性质，而自然界失去了自己的纯粹有用性，因为效用成了人的效用。”（同上第125页）也只有在那里，每个人才“使自己作为个性的个人确立下来”。（同上85页）改革开放的历史意义就在于，它是帮助人们逼近这一理想境界的一个实际手段。一般说来，改革开放相对于保守封闭而言，对人的全面发展自然更具积极意义。在此，需特别指出的一点是，在现代，当世界上出现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二种社会制度之后，改革开放也就出现了两种性质，对于已达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人们来说，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性质，自然能少走弯路，早日达到人人所企及的理想境界——共产主义！